



《学点历史》丛书

慕尼黑阴谋和 绥靖政策

石立喷

《学点历史》丛书

慕尼黑阴谋和绥靖政策

石立喆

人民出版社

《学点历史》丛书

慕尼黑阴谋和绥靖政策

石立 撰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75印张 40,000字

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1·317 定价 0.18元

出版说明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学习历史，研究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学点历史》丛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出版的一套历史普及读物，根据当前学习的需要，将分册出版。

毛主席语录

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毛主席语录

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目 录

- 一、“希特勒,就是战争”..... 3
- 二、通向慕尼黑的道路.....14
- 三、张伯伦卖力推行绥靖政策.....25
- 四、侵略者的欲壑难填.....36
- 五、慕尼黑大骗局.....48
- 六、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58
- 七、慕尼黑阴谋的破产.....70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在德国纳粹党的发源地慕尼黑聚会，签署了《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骗局。它在“和平”、“缓和”的幌子下，纵容德国法西斯扩大侵略；在“合理调解”的掩盖下，出卖了小国。这种几个大国纵容侵略、牺牲他国、策动战争的阴谋，后来被人们称为“慕尼黑阴谋”。

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是绥靖政策的具体表现。所谓绥靖政策，也称妥协政策，是指用让步妥协、牺牲他国人民利益去满足侵略者欲望的办法来企图保全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等国大力推行绥靖政策，对德、意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动一再姑息退让，企图使它们转而向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进攻。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法等国一味推行的这种纵容侵略战争，企图转移祸水的帝国主义政

策，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英明指出的，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①因此，慕尼黑的道路就是通向战争的道路。

“慕尼黑”虽然已经过去三十七年了，但人们记忆犹新。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步希特勒的后尘；它疯狂扩军备战，大肆侵略扩张，同时又大搞“裁军”和“缓和”的骗局，玩弄“声东击西”的把戏。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遍及全球，争夺的重点在欧洲。欧安会掩盖不了这一点，恰恰表明了这一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当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日益增长。对于这个凶相毕露、到处作恶的超级大国，姑息徒然养奸，纵容只能贻患。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慕尼黑的历史，就显得十分必要。

^① 毛主席，《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见《毛泽东选集》第557—558页。

一、“希特勒，就是战争”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打着反共旗号在德国夺取了政权，爬上了总理的宝座。希特勒的上台，意味着什么呢？德国工人阶级的著名领袖台尔曼曾说过：“希特勒，就是战争”。我们通常把希特勒分子称为德国法西斯。法西斯主义，正如季米特洛夫指出的，“是金融资本的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公开恐怖独裁”。

希特勒上台时，以大资本家蒂森为首的煤钢巨头每年向纳粹党资助一百万马克；鲁尔煤辛迪加决定每卖一吨煤抽五芬尼给纳粹党，仅这一项每年便资助希特勒六百万马克；德皇威廉二世也曾给希特勒巨额款项。这说明，是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把希特勒弄上台的。希特勒是德国大垄断资本家、大地主、大军阀的政治代表。希特勒的纳粹党是最富于掠夺性和强盗性的帝国主义政党。当德国的大资产阶级慑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高涨的革命运动，对内不得不采用恐怖手段进行统治；对外除了采用战争的政策，已不能摆脱困境

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应运而生了，希特勒这个政治怪胎也才呱呱堕地。

希特勒篡夺政权后，更加疯狂地贩卖他那本臭名远扬的《我的奋斗》里的黑货，特别露骨地宣扬极端反动的种族优劣论和“生存空间”论，为其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大造舆论。他把日耳曼民族称为“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叫嚣：“我们要精选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不知温和为何物；这个阶层将认识到自己属于优良种族，因而有权统治别人；这个阶层将能毫不动摇地夺得并坚守它的统治权”。他声嘶力竭地叫嚷，要“集结全民族政治力量”去“寻求新的生存空间”。还声称：“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夺取”。这也就是希特勒掌权后的行动方针。他想再次发动战争，不仅要夺回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的殖民地，而且妄图称霸欧洲和全世界。因此，希特勒的上台，就意味着战争。正象当时德国共产党所警告的：“谁选举了希特勒，就是选举战争！”

希特勒上台后，完全适应垄断资本家的需要，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内血腥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对外疯狂扩张军备，积极准备侵略战争。希特勒上台后仅隔二十一天，就在二月二十七日夜，用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手法制造了“国会纵火案”，把莫须有的罪

名加到“共产国际”身上，作为向国内外垄断资本家的见面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又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也加入此协定，形成德意日三国轴心。它们扬言要对共产国际采取共同防御措施。希特勒的反共行径，博得国内外垄断资产阶级的赏识。德国大财阀沙赫特又捐赠了三百万马克。西方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也大力扶植德国重整军备，给予大量贷款，大做军火生意。一九三八年的十个月里，美国军火商和德国做了四十万美元的军火生意，帮助德国生产镁、铍、铝等各种战略物资。美国资本家在法西斯德国的投资达十亿美元。英国在法西斯德国的投资也有两亿美元。正是在美元金雨的哺育下，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尤其是军火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德国军费增加了将近九倍，总数达六百亿马克。德国飞机生产，一九三二年仅有三十六架，一九三九年增至八千二百九十五架。德国的钢铁产量也超过了英法两国产量的总和。由于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德国垄断资本要求按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欧洲和世界的霸权。我们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必然要引起激烈的争夺。因此，帝国主义各国

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①在争夺霸权的斗争中，法西斯德、意、日等国野心勃勃，采取攻势；而英法竭力保住旧摊子，处于守势。因此，当时世界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在欧洲主要来自德国。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是为了不打仗才建立国防军的。我一向都有打仗的决心”。

希特勒刚上台时，军国主义羽毛未丰，采取一种“口头侈谈和平，秘密准备战争”的策略，用反苏反共的叫嚣来迎合西方的外交政策。他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在国会发表一篇“和平”演说，拍胸脯保证他不要战争，说战争没有用处，而且是令人极端厌恶的。并且说德国丝毫没有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希特勒还慷慨答允裁减军备，叫嚷“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希特勒大念和平经，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施放“和平”烟幕的诡计。他对其党徒则说：“口头上可以讲讲和平，而内心却要想着战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施放“和平”烟幕正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发动战争时惯用的伎俩。正象列宁早就指出的：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卷第810页。

“我们要与各国政府的欺骗行为作斗争，它们都是口头上高谈和平和正义，而实际上却在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①

希特勒另一个策略是“声东击西”。他一方面扬言“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方突进。俄国必须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中划掉”。但是另一方面却暗中决定：德国还“必须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在数年之内将首先对付西方，然后再对付东方”，“我们从头就决心打西方列强的”。希特勒的“声东”是为“击西”作掩护的，是故作姿态，实际上主要注意力首先放在西欧。因为它只有占领西欧，依靠西欧的经济实力、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地位，才可能为进一步征服世界打下基础。当然，希特勒“声东击西”，并不是不想“击东”，而是由于它力量不足，欺软怕硬；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屹立在东方，实力雄厚，希特勒不敢轻举妄动，贸然去碰这个“硬钉子”。同时，同德国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以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是英法而不是苏联。德国同英法的争霸斗争，比起同社会主义苏联的矛盾来更为直接和更为剧烈。希特勒这种“声东击西”的把戏，

^① 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三卷第357页。

主要是为了迎合英法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他又利用英法害怕战争的心理，故意制造“西方无战事”的假象，表示要同西方“和平合作”。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反苏反共的本性，利令智昏地相信希特勒的“声东”宣传，竭力纵容希特勒向东方进攻。张伯伦等人搞“政治绥靖”，顽固推行“祸水东引”的方针，大力资助法西斯德国重整军备，帮助它走上战争的道路。一九三七年英国对德输出了一百万吨废铁和铁矿石，次年又增加到一百七十万吨。

希特勒为了摆脱凡尔赛体系^①加在德国身上的军备限制，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借口军备上对它不平等，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五天后又退出“国际联盟”。^②一九三四年八月，他秘密下令把陆军由《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额十万人增到三十万人，海军人数增加一倍。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又宣布建立空军。六

① 凡尔赛体系：指由一九一九年凡尔赛和约等五个条约所确定的战后各国关系的总合。它的主要内容和实质在于巩固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在重新瓜分殖民地方面的利益，反对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各国革命运动。在军备方面，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规定了许多限制。

②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通过国联规约共二十六条，于次年一月十日生效。国联成立后，实际操纵在英法手中，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联停止活动，一九四六年正式宣布解散。

天后又颁布法令，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建立一支拥有十二个军和三十六个师，约五十万人的军队。一九三四年，希特勒宣布扩充军备的四年计划。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设立“战争经济全权总办”，提出“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大规模地发展战争经济，制造了大量杀人武器。

经过一番扩军备战，德国军国主义的羽毛重新丰满起来，希特勒的战车就开动起来了。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希特勒的侵略魔爪伸进了莱茵非军事区。三营德军武装占领了全部莱茵区。进军后两小时，希特勒在国会喊叫，为了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德国政府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非军事区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这时，德国国会的六百名议员穿着褐色纳粹制服和长统皮靴，站立起来向希特勒欢呼。

其实，希特勒进军莱茵区是很冒险的。当时德国军力弱小，根本无力与英法一战。德军参谋本部下令时，交给部队一份只准遇到法军时才能拆阅的密件，上面写道：如遇法军抵抗，赶紧从莱茵河对岸撤回。希特勒后来也承认，“在进军莱茵区以后的四十八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向莱茵区进军，我们就只好忍辱撤退，因为我们当时所拥有的那点军事力量，即使用来稍微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

但是，拥有一百多个师兵力的英法却听凭三营德军横冲直撞，根本未加抵抗，希特勒就得逞了。

希特勒为了麻痹英法，进军莱茵区后立即向西方发出空洞的许诺：“我们现在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努力求得欧洲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特别是同我们的西方邻邦之间的谅解……我们在欧洲没有领土要求！”英国政府出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把德国看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突击力量。当时英国首相鲍德温主张不出兵，劝阻法国也不要出兵。他们不但不对德军采取对抗措施，而且让它在莱茵非军事区重新设防。英法政府幻想用这种妥协让步，给希特勒一个巩固的后方，让它放手东进。在西方国家支持和鼓励下，法西斯德国大规模重整军备。根据一九三五年英德海军协定，德国舰队总吨位可等于英国海军实力的百分之三十五。当时英国海军总吨位是一百二十万吨，德国即可扩大到四十二万吨；但那时德国仅有七万八千吨，因此实际上一下子可增加三十四万二千吨。德国就加速建造各种类型的潜水艇、巡洋舰、驱逐舰。

法西斯德国重新武装起来后，便着手伸进英法的势力范围。一九三六年，它伙同意大利法西斯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在德意两国策划下，西班牙法西斯势力掀起武装叛乱。德意法西斯不仅送去大批

军械、飞机、坦克，而且把军队开进西班牙。英法统治集团出于对西班牙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恐惧，对于这种侵略行径采取“不干涉政策”，它们互换照会，声称不向西班牙及其属地输出武器和军用物资。正是由于英法等国政府这种纵容侵略的“不干涉”政策，德意法西斯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武装干涉，把整师的部队开进西班牙，同叛军一起围攻共和国首都马德里。西班牙政府要求英法进行调停，英法断然拒绝，纵容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得逞，扼杀了那里的民主政府。德意法西斯在武装干涉西班牙过程中，进一步勾结起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德意签订协定：意大利不干预德国兼并奥地利，德国承认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希特勒布置了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发动战争的计划，制定了作战方案，其中之一是“绿色方案”。所谓“绿色方案”，就是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突然袭击的军事计划，要“从一开始就予以消灭”和占领，并要事先制造好“借口”。同年十一月五日，希特勒召集军政头目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这是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在历时四小时的会议中，他发表了“决定大局”的演说。他的话归纳起来无非是：德国人有“权利比别的民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并且“只能用武力来获

得解决”。希特勒叫嚣要占领欧洲的“心脏地带”，“第一个目标……必须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他把“绿色方案”作了详细说明，会上确定德国全部国防军由希特勒直接指挥，还明确提出国防军必须为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工作。由此可见，一九三七年德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剑拔弩张，希特勒发动一场战争的计划下达了。

发动侵略战争是希特勒不可变更的既定方针。他的反动本性是不能改变的，战争贩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一九三七年，希特勒的侵略气焰日益嚣张，欧洲上空乌云翻滚，战争危险日益迫近。在咄咄逼人的德国法西斯进攻面前，当时国际上存在一股绥靖主义思潮；张伯伦便是绥靖政策的代表人物。英、法、美政府对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一贯执行反动的“不干涉”政策。英、法、美政府害怕希特勒这股祸水殃及自己的利益，总想把它从身边引开，推向东方去反对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一九三七年张伯伦上台后，变本加厉地推行绥靖政策，下决心奉行同独裁者谈判的政策。为了讨好希特勒，改派亲德的亨德逊任驻德大使，赴任前张伯伦再三嘱咐亨德逊要“与纳粹政府全力合作”。亨德逊一到德国便发表长篇亲德演说。张伯伦幻想通过对德让步，满足德国在东欧的领土要求，以求得英德

和解。他宣称“只要我们能和德国人坐在一张桌子边，用铅笔对他们所有的抱怨和要求圈划一遍，整个紧张局势就能大大缓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柏林举行狩猎展览会，张伯伦趁此机会，派亲信掌玺大臣哈里法克斯去和希特勒拉拢关系。他代表英国政府当面恭维希特勒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的屏障”，表示不反对德国向东欧进军的计划，英国愿同德国获得“更好的谅解”。并希望由德国出面拉意大利，英国出面拉法国，以便英、法、德、意四国缔结一项反苏的合作协定。法国总理于一九三七年也表示，完全理解德国在东欧和中欧加强影响的愿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美国驻法大使布里特奉命赴德，表示美国也支持德国关于修改东欧疆界的计划。

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英国并不是没有人反对的，就是在资产阶级政治家中，象当时的议员邱吉尔等人便持有不同见解。张伯伦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迫使持不同意见的外交大臣辞职，二月二十五日又任命绥靖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哈里法克斯继任，继续顽固地推行绥靖政策。正是英法美政府的这种罪恶政策，纵容了希特勒的侵略计划，促使希特勒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战争步伐更加加快。

二、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希特勒德国在武装干涉西班牙之后，确立新的侵略目标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进行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

当希特勒摸清西方国家妥协的态度后，便大胆采取强硬手段，对奥地利开刀了。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希特勒把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叫到德国，强令他在一份使奥地利亡国的协定上签字。他大声咆哮：“舒士尼格先生……你必须原封不动地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在三天内满足我的要求，不然我要下令向奥地利进军”。三月，又向奥地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强令舒士尼格下台，任命亲纳粹的赛斯—英夸特为政府首脑。三月十四日凌晨，德军进入奥地利；奥地利变成了德国的一个省。希特勒用虚声恫吓的手段，不费一枪一弹，使德国领土扩大百分之十七，人口扩大百分之十；奥地利原有近五万名军官和士兵也并入德军。

侵占奥地利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野心。在遗臭万年的《我的奋斗》里，他便叫嚷，奥地利和德国的重新结

合是“我们一辈子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的任务”。他所以要这样干，因为奥地利地处战略要冲，若占领它，可三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打开进攻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门。侵吞奥地利是希特勒征服欧洲的第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圣日耳曼条约规定：英、法有义务保障奥地利独立不受侵犯。然而，当奥地利的独立真正受到法西斯侵犯时，英、法等国却把这个条约抛到九霄云外。英国首相张伯伦声称：“英国在保障奥地利独立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不应当使那些弱小国家妄想从‘国联’方面得到抗拒侵略的保护”。并且说，如这样做就要把小国“引入迷途”。英法为了把祸水东引，决定牺牲奥地利，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完全听之任之，采取一味纵容和姑息的态度。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哈里法克斯就对希特勒表示过，英国不反对德国解决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过英国所关怀的，只要这种变更是按和平演进来实现，只要能避免可以引起今后时局震荡的手段”。张伯伦甚至向希特勒明确提出：“只要你们保证对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不使用武力，我们将同样保证不使用武力来阻止实现你们所需要的变革”。

正是由于英、法政府这种罪恶的绥靖政策，才使希特勒得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整个奥地利。英法为了保

全自己，不惜牺牲别人的一切。张伯伦主张“对希特勒的要求应该不吝啬地予以接受”。英法绥靖主义者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他们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深刻地揭露了这些绥靖主义阴谋家的罪恶用心，指出：“**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①这便是“不干涉”政策的反动本质。英法政府执行这种绥靖政策，更加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气焰。在他吞并了奥地利之后，下一步就应该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了。

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是德国法西斯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只不过需要等待一个时机和寻找一个借口罢了。与德国接壤的苏台德区便成为这样的借口。苏台德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神圣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三百二十五万日耳曼人，大多数聚居在苏台德区。德国法西斯利用这一点向捷克斯洛伐克寻衅。

希特勒上台后通过在该地的代理人康拉德·汉莱因组织了一个苏台德日耳曼人党，这个党实际上是德

^① 毛主席：《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见《毛泽东选集》第558页。

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第五纵队”，^①是纳粹党的一个分支。它每月从德国外交部领取一万五千马克的活动经费。汉莱因是希特勒的忠实走狗，被人称为“小希特勒”。汉莱因大肆宣扬德国法西斯主义，在一篇《苏台德人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演说中公开叫嚷：“争取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斗争也要在苏台德人的土地上进行”。这个法西斯分子还处心积虑地把“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定为他们的“政治任务”。

在法西斯德国侵占奥地利两周后，希特勒把汉莱因叫到柏林，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密谈了三个小时，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在场。希特勒指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不断制造事端，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应当提出捷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对其主子的意图心领神会，归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由此可见，所谓“苏台德区”问题，不过是希特勒用来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的一个借口。他的意图是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和人民，使之归属法西斯德国。

汉莱因回国后，于四月召开该党代表大会，提出实行“自治”的纲领，实际上是要把苏台德区从捷克斯洛

^① “第五纵队”意思是指帝国主义在别国进行颠覆活动的间谍、特务。

伐克割裂出去。这是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和主权的大问题。自从德国占领奥地利后，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三面被德国包围，现在如果再失去有高山环绕可作天然屏障的边疆地区，那末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就更无法防御了。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拒绝了汉莱因的边疆地区“广泛自治”的要求。于是，五月二十日希特勒就调兵遣将，向德捷边境集中，以战争相威胁，酿成所谓“五月危机”。五月二十日下午，在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宫，在贝奈斯总统主持下举行内阁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实行部分动员。这使希特勒碰了一个钉子，使他暴跳如雷。

这时，英法政府惶惶不安地活动起来。它们仍然坚持推行绥靖政策。法国本来同捷克斯洛伐克订有同盟条约，当捷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可是，一纸条约从来束缚不住帝国主义的手脚。四月底，法国总理达拉第前往英国同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劝法国也这样做。张伯伦和达拉第为虎作伥，说什么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还胡说什么“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英法政府竭力讨好希特勒，企图满足他的领土要求，推动他去向

东反苏。德国驻伦敦大使狄克逊曾经讲过，英国政府“已经把同德国谋得妥协这点作为自己政纲中最重大的一项”，并说“该国政府在对德关系上，表现了最大限度的谅解”。为了求得和德国的“谅解”，英法对希特勒是百依百顺。然而，英法对捷克斯洛伐克却一再施加压力。五月七日，英法驻布拉格的公使敦促捷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要求。

英法会谈后，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密告希特勒，它要尽力摆脱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义务。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张伯伦说，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出兵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不能按目前的样子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希特勒摸清英法态度后，立即强硬起来。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又大声咆哮：“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五月三十日，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令，其中第一句话便是，“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由此可见，战争贩子希特勒妄图发动突然袭击，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野心是从未改变的。英法的绥靖政策恰恰纵容了法西斯德国的侵略行动。应当指出，英法的绥靖政策是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后

来回忆说：“美利坚合众国驻伦敦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一贯地和无保留地支持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达拉第也不只一次说过，他推行的‘绥靖’政策同美国驻伦敦大使的立场，因而也是合众国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毛主席教导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 人民群众是反法西斯侵略势力的真正铜墙铁壁。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了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积极行动起来。四十万后备军应征入伍，他们在六小时之内就迅速而有秩序地进入了防御阵地，走上了边境各要塞的战斗岗位。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居民和士兵都是怀着理解、决心和热情来接受这一措施的”。这次动员“是以模范的纪律进行的，因为全军中应征未到的一共只有十八人”。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表现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是不屈的民族。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坚决抵抗，迫使希特勒的侵略魔爪暂时缩了回去。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暂时未能实现。

自五月底开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汉莱因分子在布拉格进行了延续三个多月的谈判。汉莱因分子在希特勒的指使下，提出一个又一个无理要求，致使谈判无法达成协议。在谈判过程中，英法政府不断向捷

^① 毛主席：《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478页。

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

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张伯伦派大资本家隆西门带着一项特殊的使命到布拉格去充当“调解人”。这是张伯伦的一个外交花招，他于七月二十六日在下院宣布隆西门出国使命时，曾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隆西门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事实上，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意他去的。捷政府对英国派出隆西门代表团一事曾提出过严重抗议。隆西门名义上要在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间进行“调处”，实际上是向捷政府施加压力，让它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苏台德日耳曼人党要什么，他就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给什么，连汉莱因当时不敢公开提出的要求，隆西门都提出来了。他干脆提出直接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的建议。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受到德国法西斯的军事威胁和英法的政治压力，曾多次向苏台德日耳曼人党提出解决方案，但始终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

在汉莱因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谈判的同时，真正决定性的谈判是在伦敦与柏林之间进行的。张伯伦的特使拜见希特勒，希特勒的密使走访伦敦。希特勒宣称，如果满足了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后，德国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的协议。张伯伦一口

答应，还希望希特勒来同英王一起游览伦敦。英德间就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进行了肮脏的交易。事实上，苏台德区的命运预先在伦敦就被决定了。张伯伦早就打算用满足希特勒对东欧的领土要求来换取英德和解。他甚至说“英国在东欧没有重大利益”，“应让希特勒在东欧为所欲为”。因此，当希特勒吞并奥地利时，英国未加阻拦；当希特勒一心要侵占苏台德区时，英国也是卖力地帮助德国实现其侵略计划。就连纳粹头子希特勒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就认定：“英国差不多肯定无疑地是，法国也多半是，把捷克人默默勾销了。”

九月五日，贝奈斯在赫拉德欣宫召见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的两个首领，给他们一张白纸，要他们写下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保证都接受。第二天，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副首领弗朗克喊叫道：“我的天，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但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及其柏林主子们却最不愿见到贝奈斯这种慷慨态度，因为这样，他们所需要的借口就要落空了。在希特勒指使下，九月七日，汉莱因以所谓警察有过火行动为借口，故意中断了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间的谈判。

希特勒绝非仅仅满足于割让一个苏台德区，而是要侵占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计划九月十六日下总动员令，至迟十月一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从九月

六日开始，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代表大会；纳粹头目们在会上发出一阵阵的战争叫嚣。在九月十二日的闭幕会上，希特勒恶毒咒骂捷克斯洛伐克道：“上帝并不是创造七百万捷克人来监督、欺负、侮辱三百五十万德国人的”。并威胁说，如果捷政府不接受德国的全部要求，马上就有战争的危險。在希特勒演说的时候，苏台德日耳曼人党发动了叛乱。经过两天的激战，叛乱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派兵镇压。汉莱因偷渡边境到了德国。德军大规模地向德捷边境调动。德国政府把居住在德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籍居民逮捕。九月十七日德国政府给其驻布拉格公使馆一封电报：“德国政府已决定，1.从本周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多少苏台德人被捕，在德国境内亦立即有同数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被捕；2.如有对苏台德人按戒严法执行死刑的情况，则必在德国境内枪决同样数目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希特勒想用里应外合、虚声恫吓的办法公开要求割让苏台德区，进而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

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还有外国代表团出席。有七百名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党的代表，英国也有代表团参加。英国代表团包括驻德大使亨德逊等人。在纳粹党代表大会之前，德国

尚未公开提出合并苏台德区；但是，纳粹党大会开幕之际，伦敦《泰晤士报》却发表了一篇骇人听闻的社论。其中写道：“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完全排除某些人士曾表赞同的计划，也就是割弃某些异族居民所住的与其本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英国的这种“劝告”甚至比当时希特勒的要求跑得更远。可见他们纵容侵略，策动战争的绥靖政策已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从骨子里惧怕战争、惧怕战争引起革命的张伯伦，在战争贩子希特勒的威逼面前，不惜牺牲中小国家，以求苟安。张伯伦曾说过：“国家间的冲突是一场恶梦，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九月初，当希特勒发出战争恐吓，叫嚣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时，张伯伦又惊慌失措地准备采取豁出去的措施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当然是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法国政府也紧张起来，九月十三日，即希特勒发表演说后的一天，法国内阁开了整整一天会，认为德国进攻已迫在眉睫，赶快商讨该怎么办。当天晚上，英国驻法大使菲普斯正在剧院看戏时，中途被请去同达拉第进行紧急磋商。法国要求张伯伦立即设法同希特勒进行谈判。张伯伦这时也正急于想亲自出马了。

三、张伯伦卖力推行绥靖政策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三日晚，张伯伦给希特勒发了一份急电：“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想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

亲自飞往德国直接同希特勒进行谈判，是张伯伦酝酿很久的一项计划。他为什么对同希特勒会谈这么感兴趣呢？这里有他的如意算盘。张伯伦看到法西斯德国日益崛起，感到英国在全世界的摊子铺得很大，“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同时对付德、意、日，保卫英国的“领土、贸易和其他重要利益”。因而，他决定继续同德国拉关系，想通过满足希特勒部分要求，甚至牺牲中小国家的办法，来求得改善英德关系。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同希特勒的谈判上。张伯伦一伙认为，希特勒虽然是“邪恶的”，但是“如果有理智的英国人在恰到好处的时候会见希特勒，用恰到好处的语调对他说话，他同样会有理智的”，“他的邪恶是可以改变的”。张伯伦把自己看成是这种“有理智的英国人”，因而他等待着机

会要去同希特勒直接谈判。但是，邪恶绝不会变成善良，豺狼绝不会变成羔羊。张伯伦求见希特勒，不过是夜叉见魔鬼，都不怀好心肠。

事实上，张伯伦想同法西斯德国搞“缓和”只是一种假象，它掩盖不了英德之间尖锐的矛盾，更调和不了它们之间激烈的争夺。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使这种矛盾和争夺日益激化，并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法西斯德国崛起以后，就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并竭力争夺霸权。这就同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并必然要诉诸武力。列宁指出：“现在资本家不仅要用战争来争夺东西，而且为了保存资本主义，他们非打仗不可。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用暴力手段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就不能得到比较老的（又比较弱的）帝国主义列强现在享有的那些特权。”^①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争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张伯伦面对法西斯德国的威胁，幻想通过妥协、退让来缓和矛盾，表面上是搞“缓和”，其实这里隐藏着险恶的阴谋目的。那就是鼓励、唆使法西斯德国把矛头往东，去攻打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让苏德对打，自己“坐山观虎斗”，这样既可以保住西方

^①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卷第 892 页。

的安全，又可以等到苏德两败俱伤，自己出来收拾残局，捞上一把。因此，张伯伦不惜牺牲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把它们作为换取希特勒向东的礼物；同时借此避免自己同希特勒发生冲突，以免自己遭受损害和损人利己的阴谋落空。可见，张伯伦一伙推行的绥靖政策绝不是什么缓和政策，而是策动和挑拨战争的政策。它纵容希特勒扩大侵略；促使法西斯国家的战争步步升级，不断扩大；挑拨希特勒德国发动反苏战争。正是在张伯伦一伙的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希特勒德国才悍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旬，张伯伦认为实现自己阴谋目的的时机已经来到。他决心把自己同希特勒会谈的计划付诸实施，为此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他后来在九月十九日给他姐姐的信中说：“有两件事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第一，当局势发展到最危急时，我的计划能够拿出来一试；第二，同希特勒的会晤必须是完全突然的。”因此，对于希特勒指使汉莱因在苏台德区发动叛乱、制造危机的挑衅活动，张伯伦不仅不愿制止，反而力求扩大事态、加重危机。他指示亨德逊不要就苏台德局势对希特勒提出警告，并决定“不失时机”地利用这次事件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张伯伦在九月十九日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归根结底，苏台德区是否并入德国，对我来

说完全是无所谓的。”这就说明，张伯伦求见电报中说的“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原来就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这个自称“从灵魂深处来说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灵魂深处究竟打些什么算盘，在这里暴露得一清二楚。

张伯伦的决定得到了法国和美国政府的赞同。九月十三日晚，在张伯伦发出求见电报之前，达拉第曾催他赶紧去见希特勒；之后，又对英国首相的倡议表示“深为满意”。九月十四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把张伯伦和希特勒即将举行的会晤说成是“历史性的”。对希特勒来说，张伯伦的电报却出乎意外。他没有想到，堂堂的大英帝国首相会降尊求见。接到电报后，他喜出望外，咯咯地怪笑道：“我的天哪。”并立即回电，邀张伯伦到德国最僻远的伯希特斯加登的他的别墅会谈。

九月十五日，张伯伦乘飞机抵慕尼黑，又改乘火车到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没有去车站迎接，只在别墅门口高高的石阶上等他的客人。会谈开始后，张伯伦首先吹嘘自己为改善英德关系和取得两国间的协定而作的努力，并建议先讨论英德关系问题，第二天再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张伯伦在这里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罪恶用心：他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和完整只看作是自己同希特勒进行交易的一个筹码，他想用此来换取英德协定。他关心的只是和法西斯德国取得谅解，使

希特勒这股祸水不致危害自己的利益，并进而把它引向东方。在谈判过程中，希特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废除同其它国家的同盟关系。这指的是废除法捷同盟条约和苏捷互助条约。这两个条约分别规定，当捷克斯洛伐克遭受威胁时，法国和苏联应该给予援助。苏捷条约另外还规定：只有当法国也援助遭受进攻的一方时，这个条约才生效。张伯伦对希特勒却故意只提废除苏捷互助条约，借此鼓励希特勒东进。

希特勒不急于讨论英德关系中的一系列尖锐问题，更不愿承担什么义务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他借口他获悉有三百个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死亡，用这个谣言来渲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紧迫性，必须刻不容缓地讨论解决。接着他发表了长篇讲话，表示他已下定决心要“在最短时间内用一切办法来结束苏台德区不可容忍的局面”。还威胁说，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希特勒还提出：“英国是否同意割让苏台德区？”张伯伦表示他个人承认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但需要回国向政府汇报并取得批准。最后，张伯伦总算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一项“保证”：在几天内两人再次会晤前，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通过这次会谈，希特勒不仅从张伯伦那里得到让

步，而且进一步摸清了他的底细。希特勒事后说，他原来以为张伯伦见他的用意是要向他郑重声明，说英国准备武装出动。结果完全不是这样。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了。会谈以后，他一方面积极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加紧同匈牙利和波兰政府接触，唆使它们也对捷境内的匈牙利人和波兰人少数民族问题提出要求，参与分肥；甚至鼓动斯洛伐克人“自治”。

九月十六日，张伯伦飞回伦敦。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张伯伦说，现在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希特勒进犯捷克斯洛伐克。同一天，隆西门也奉召从布拉格回国，在报告中提出建议：主要由苏台德日耳曼人居住的区域应立即移交德国，根本不必举行什么公民投票。这比希特勒还要干脆。

九月十八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外长庞纳应邀到达伦敦同英国会谈。张伯伦在会上建议说：必须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经过任何公民投票就直接转让部分领土。达拉第起先表示“坚决反对”割让苏台德区，但很快就同意和英国一起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一份联合建议。它要求把“凡是苏台德区日耳曼籍居民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英法政府把这种转让说成是为了“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也为了“确保捷克斯洛伐克的切身利益”。请

看，在张伯伦一伙的口中，纵容侵略竟成了维护“和平”与“安全”，牺牲他国变成了确保该国“切身利益”——而这正是绥靖主义者的逻辑。

英法建议还提出成立一个专门的国际机构，处理有关修改边界和交换居民的事项，并“慷慨地”允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可以参加这一机构。此外，英法政府表示愿意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提出国际保证，使其“不受无端侵略”。这种保证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废除现存的法捷条约和苏捷条约。张伯伦妄想通过这种办法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使法国摆脱法捷同盟条约的义务，并使英国不致因英法有同盟关系而卷入战争；又可使苏捷互助条约失效，并把苏台德区作为礼物奉送给希特勒，以换取希特勒把侵略矛头指向东方。

英法政府最后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尽早给予答复，因为张伯伦至迟在九月二十二日又要同希特勒举行会谈。

九月十九日下午，英法驻布拉格公使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递交了英法建议。九月二十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在给英法政府的复照中拒绝了它们的建议。复照指出，接受这种性质的建议等于“在一切方面自愿而完全地摧毁自己的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最后一次呼吁”英法政府改变自己的观点，并指出在这关键时刻问题不仅涉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而且涉及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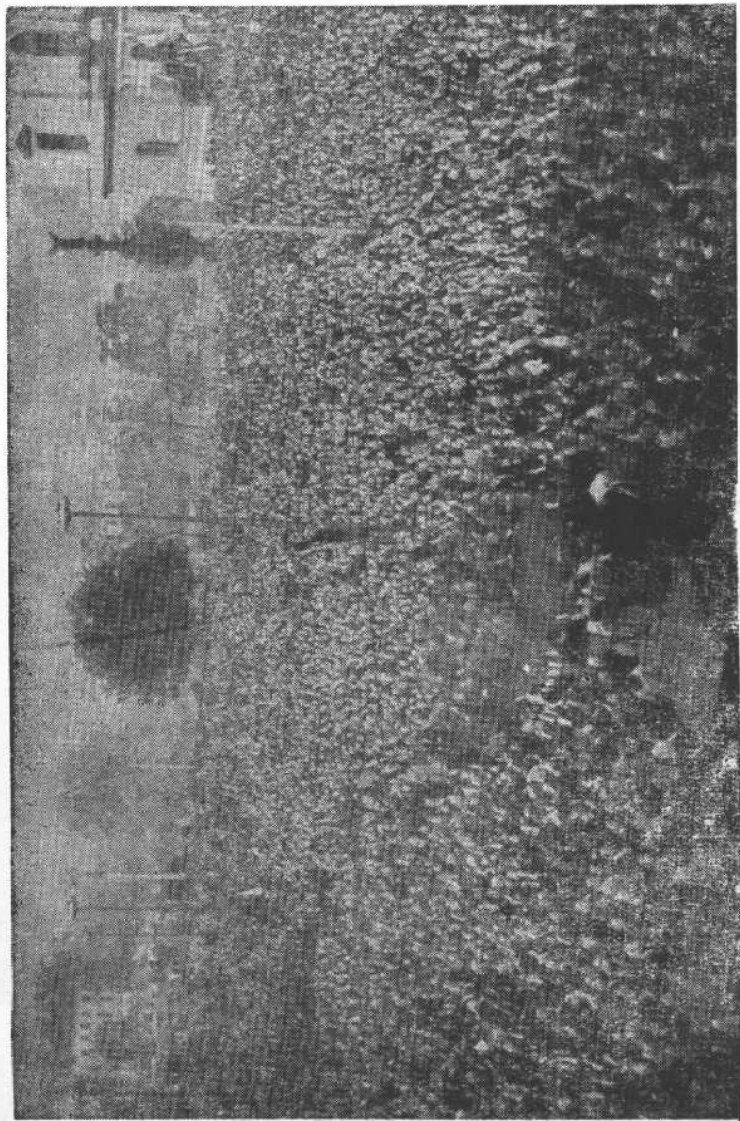
张伯伦接到这份复照，火冒三丈。在希特勒面前卑躬屈膝的张伯伦，这时在捷克斯洛伐克面前却摆出了一副凶神恶煞的狰狞面孔。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一刻，英法公使把贝奈斯从床上叫了起来，向他递交了英国政府的照会。这实际上是一个最后通牒。英国政府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收回复照，同时指出，“如果用这次收到的复照做根据，英国政府就绝不能希望与希特勒先生第二次会晤有良好的结果，那时首相便不得不打消为了这一会晤所进行的准备步骤”。在这里，张伯伦念念不忘的就是他同希特勒的肮脏交易。照会还强调说：“只有英法两国的建议才能避免迫在眉睫的德国进攻。”法国公使也向贝奈斯声明，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拒绝英法建议而同德国发生战争的话，那末法国以及英国都不会参战。他们进一步威胁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继续采取拒绝态度，“全世界将要认定捷克斯洛伐克是这个不可避免的战争的唯一祸首”。张伯伦一伙把“战争祸首”的罪名硬扣在受害者身上，对侵略者却是竭力涂脂抹粉；他们颠倒黑白的卑劣伎俩真可谓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九月二十一日，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在压力下被迫投降，内阁会议通过了接受英法建议的决议。政府发表公报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然而，应该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如果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是有能力抵御侵略者的；但是资产阶级政府不愿意这样做。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也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九月份曾多次公开声明：苏联准备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就在英法九月十八日的建议递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之前，斯大林还通过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转告贝奈斯：苏联准备立即给捷克斯洛伐克以必要的援助；即使法国拒绝这样做，即使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不同意苏军通过，苏联的态度也不改变。唯一的条件是，捷克斯洛伐克本身要抵抗侵略，并向苏联提出军事援助的请求。但是，贝奈斯拒绝了苏联的援助，并且向人民隐瞒了这一事实。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屈辱的投降建议的消息一经传开，人民群众义愤填膺，罢工和示威游行的浪潮迅速遍及全国。参加的人数达五十万以上。九月二十一日，在布拉格举行了政治总罢工。二十五万首都居民参加了群众游行。整个瓦茨拉夫广场挤满了愤怒的示威群众。人民一致要求拒绝伯希特斯加登条件，表示

决不投降，决心为领土完整流尽最后一滴血，并强烈要求卖国政府辞职。示威群众涌向总统府，涌向总参谋部，涌向苏联全权代表处（即大使馆）。苏联全权代表向国内汇报当时的情况说：“布拉格局势极为动荡。……群众慷慨流涕，高唱国歌和国际歌。他们主要的希望是：苏联援助，实行抗战，召开国会，推翻政府。群众不仅对霍扎（捷总理）而且对贝奈斯的名字报以嘘声。人们抬起军官，让他们发表爱国演说。希特勒和张伯伦同样令人憎恨。人群里不断发出口号：达拉第和庞纳不代表法国人民，法国人民是不会卖友求荣的。”

九月二十二日，布拉格所有的工厂和企业都停了工。群众抗议的浪潮在全国进一步高涨。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同仇敌忾，决心捍卫祖国的这一天，张伯伦在公文包里装着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英法建议，洋洋自得地登上飞机，再次飞往德国，去完成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开始商谈的肮脏交易。这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诺言充满幻想，正象他在第一次会晤后写给他姐姐的信中所说的：“尽管我想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然而，法西斯侵略者的诺言究竟有多少价值，事实很快就会作出回答。



1938年9月捷克斯洛伐克群众示威

四、侵略者的欲壑难填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张伯伦到达莱茵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与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张伯伦首先说明他经过努力已使英法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都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并详细解释了英法建议的具体内容，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自以为这下希特勒一定会感到满意，问题一定可以顺利解决。但当他沾沾自喜地停顿下来，听取反应的时候，希特勒的回答却使他大吃一惊。希特勒说：“我极其抱歉，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侵略者的欲壑难填。他们的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对他们越是退让，他们的胃口就越大，就越是得寸进尺。张伯伦满足了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提出的条件，可是希特勒的要价加码了。一俟对方答应自己的要求，立即就提出新的条件，这是希特勒的一条行动准则。早在《我的奋斗》里，他就写道：“你同一国打交道，如果它很容易做出让步，达到卑躬屈节的程度，那你就期望，再一次一次地提出新的要求，它也都会一一接受的。”

这次，除了苏台德区外，希特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其他所有操德语的地区也要统统归并德国；而且波兰和匈牙利的要求也必须予以满足。此外，还要求对所有归并德国的领土立即实行军事占领。

张伯伦犹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来的时候的满腔热望，已经落空。他无可奈何地向希特勒诉说自己为了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做了多少努力，甚至不惜把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张伯伦表示，他已经取得了希特勒“所要求的一切，而不让德国哪怕只付出一滴血的代价”。希特勒坚持苏台德区最迟在十月一日前要由德国占领。同时又做出向张伯伦让步的样子，说在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转让的所有领土后，德国准备同意在这些地区进行“公民投票”，并把那些居民反对并入德国的区域归还捷克斯洛伐克。

当希特勒把具体标明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地图拿给张伯伦看时，连张伯伦也不得不表示，这条边界线划得伸进捷境太深了。希特勒听了大发雷霆，威胁说，如果不愿意用和平方式确立“民族边界”，那德国就只能用武装方式确立“军事边界”。过了几分钟，希特勒又降低声调，向张伯伦声明，他个人认为同英国的良好关系比任何有利的德捷“军事边界”都更重要。最后甚至向张伯伦大灌迷魂汤，表彰英国首相的“和平努力”，

并说他希特勒“任何时候都不能想象，能够取得张伯伦所取得的成就”。在戈德斯堡的首次会谈，就这样在希特勒的这一打一拉之中结束。

九月二十三日早晨，张伯伦在旅馆里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他认为希特勒的新要求中最麻烦的是军事占领这点，因为这会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进行抵抗，而其结果就会破坏英德首脑已经同意的“共同活动的基础，即用调整解决问题的办法以替代武力解决”。显而易见，在希特勒的新要求中，张伯伦感到忧虑的根本不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和主权的进一步丧失，而是德军军事占领问题，因为他怕这会引引起武装冲突，怕法国会被卷入，而英国也就会被牵连进去。如果这样，保全自己、祸水东引、坐收其利的美梦就要破产。这正是这个自称寻求“欧洲和平”的“使者”所最害怕的事。

张伯伦等了几乎一整天，才接到希特勒一封措词激烈的复信。这封信虽然写得很长，却没有什新东西。希特勒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改变态度。张伯伦又给希特勒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要求希特勒用书面形式把自己的新要求写下来，并附上地图。他作为“调解人”愿意把它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他本人则准备回英国去了。

当天，希特勒就给了张伯伦一份备忘录，载明了自己的要求，并提出一个新的日期：捷克人必须从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起开始撤出割让地区，而在九月二十八日完成撤退。如果把戈德斯堡备忘录和伯希特斯加登条件或英法建议比较一下，可以看到有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处：首先，英法建议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把日耳曼人占居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区域转让给德国；戈德斯堡备忘录则进一步要求捷克斯洛伐克转让那些日耳曼人不到居民人数一半的区域，甚至捷克人占极大多数的区域。其次，戈德斯堡备忘录要求德军立即对割让地区实行军事占领。第三，英法建议提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实行“国际保证”，戈德斯堡备忘录根本不提这点。第四，英法建议提到根据居民愿望进行互换的问题，戈德斯堡备忘录未提此事。

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时半，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戈德斯堡再次举行会谈。希特勒对英国政府在解决苏台德问题上愿意帮助德国实现其“合法利益”而表示满意。并利用英国急于签订英德协定的心理，引诱说，如果能够和平解决苏台德问题，那么这可以成为“英德关系中的转折点”。还说：“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我们不会干涉你们在欧洲之外的事务，而你们可以什么都不用担心，让我们在中欧和东南欧放手活动。”希特

勒的话是口是心非的，他要从英国得到实际的让步是真，至于作为交换条件的许诺只是一种诱饵，是根本不准备认真遵守的。一心想同德国订立协定的张伯伦，却自愿上钩。

张伯伦说，戈德斯堡备忘录给他的印象更象是一份最后通牒。希特勒立刻反驳：“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当张伯伦说这是对一个没有战败的国家发出的命令时，希特勒蛮横地回答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命令。请看，文件上明明写着‘备忘录’三个字。”

根据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的建议，决定当场宣读备忘录的内容，让张伯伦提出具体意见。结果，希特勒作了一些“让步”。鉴于张伯伦提出“要求”这个词用得不妥，希特勒决定改用“建议”。另外，希特勒还表示愿意在撤退日期上“让步”，把九月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的日期推迟，改为十月一日。他说：“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你是难得的一个。我准备只给捷克人撤退的期限规定一个日期——十月一日——如果那样便于你完成任务的话。”对于这种根本不触及实质的“让步”，张伯伦连忙表示感谢。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忘了，希特勒不过是回到昨天首次会晤时提出的日期上去；而是因为他觉得，希特勒这种愿意“让步”的态度，使他对实现自己的阴谋目的仍然存在着

希望。

在会谈结束时，张伯伦表示，“他对备忘录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绝；他只能把它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英国公布的会谈记录上是这样写的。可是根据其它材料，当时张伯伦不是简单地答应转交这份备忘录，而是亲自答应希特勒，“要竭尽全力使这份备忘录能被接受。这点当然不能向外界公布，因此公报中只说这份备忘录将由英国首相转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张伯伦还要求希特勒在没有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答复之前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希特勒照例伪善地宣称，捷克问题是他要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九月二十四日，张伯伦飞回伦敦。正当张伯伦在戈德斯堡和希特勒会谈的时候，英国全国展开了反对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运动。九月二十二日，人民群众包围了政府大厦，要求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并要求张伯伦下台。第二天，在伦敦有一万多人参加游行，高呼“张伯伦滚开”。而在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天内，各地举行的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集会达两千五百次以上。政府内部反对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力量也在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当张伯伦还留在戈德斯堡的时候，哈里法克斯就不得不特地打电报给他，要他注

意英国社会舆论正日益倾向于停止向德国继续让步，国内对首相的不信任也在增长。

九月二十五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正式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但仍同意九月十八日的英法建议中提出的条件。同一天，张伯伦邀请达拉第和庞纳来伦敦商谈。英法会谈开始后，张伯伦首先介绍了他同希特勒在戈德斯堡会谈的结果，认为备忘录同伯希特斯加登条件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并竭力为戈德斯堡备忘录不同于伯希特斯加登条件或英法建议的一些地方辩解，说这些不同点主要由于戈德斯堡备忘录首先着眼于在割让地区“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措施问题而造成的。同九月十八日的英法会谈一样，达拉第又一次表演了一番“抵制”的场面，声称法国将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但在张伯伦同达拉第进行了秘密的私人会谈以后，达拉第的态度就完全变了。九月二十六日早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很快就通过了一项公报，声称英法双方在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了协议。

当天早晨，张伯伦派亲信威尔逊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在这封信中，张伯伦强调他同希特勒之间的唯一分歧并不涉及问题实质，而只是如何实现已定原则的方法问题。并建议由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派代表开会解决，英国方面也愿意派代表列席。

当天晚上，希特勒预定要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说。威尔逊还表示希望希特勒在演说中不要把门关死。希特勒回答说，只有捷克人先接受了戈德斯堡备忘录，然后才能谈别的。并规定在四十四小时内（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以前）一定要得到肯定的答复。

晚上，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说。在表彰英国政府“拯救和平”的努力的同时，希特勒疯狂地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狂叫说：“如果十月一日，苏台德区还没有交给德国，我希特勒就是打进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个士兵。”为答复希特勒的演说，张伯伦在伦敦发表了一项特别声明。英国首相对希特勒给他活动的高度评价表示感谢，并答应今后还要继续努力。张伯伦还说，由于德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诺言缺乏信心，而这些诺言又是捷政府直接向英法政府作出的，因此英法政府感到自己“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证这些诺言“顺利地、充分地 and 尽快地”付诸实现。但是，希特勒并不理睬这些。他在九月二十七日中午再次接见威尔逊的时候，一味进行威胁，吼叫道：“我就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

英国政府这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战争动员。九月二十七日晚，公布了舰队动员令。另外，还发布了征召陆海军后备兵入伍的号令，进行了警察的补充征

召，动员了运输工具，制定了城市居民的撤退计划。张伯伦这样做，主要目的是为了蓄意制造战争气氛，用战争危险来吓唬英国人民，并对社会舆论施加压力。他想用这种办法来为自己叛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辩解，并扫除推行这一政策过程中的障碍。他虚张声势，竭力散布惊慌情绪；下令在公园里挖战壕，在居民中分发防毒面具，还故意在分发点让人们排成长队；在高楼旁堆上沙袋，在桥梁上架起高射炮；又让小学迁往郊外，医院腾出床位。张伯伦很懂得，要迅速同希特勒搞成交易，达到自己的阴谋目的，必须加紧向英国人民灌输一种观念，即战争的危險已迫在眉睫，要想避免战争、维持和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同希特勒达成协议。

九月二十七日晚八点三十分，张伯伦向全国广播，说什么“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试带防毒面具，这有多么可怕，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还说：“我将毫不犹豫地到德国去作第三次访问，只要我认为这样做有好处。”这是张伯伦在为进一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制造舆论。

两个小时以后，张伯伦收到了希特勒的复信。这是希特勒的又一个外交手腕。他很清楚，目前他对发动一场战争并没有准备好，因此要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就在九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德军参谋本部给希特勒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列举了德军的种种弱点以后，德军参谋本部得出结论说：即使小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单独作战而没有任何其它国家的援助，它也能抵抗三个月，假如它得到外援，则德国实在无力两线作战，特别是东线支持不住。百分之八十的德国军官断定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间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就要到期了。希特勒决定再利用一下张伯伦。他写的这封信语调温和，措词讲究。他要张伯伦相信，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在新的疆界内将会成为一个“更健康、更团结”的“机体”。并答应在一定条件下德国准备“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部分以正式的保证”。信中诬蔑捷克人的顽固态度只是由于他们想在英法的援助下发动一场欧洲大战。希特勒吁请张伯伦继续努力，“使布拉格政府在这个最后时刻恢复理智”。

张伯伦觉得这封信来得正是时候，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他称这封信是“鼓舞人心的”，并且立即给希特勒写回信说：“读了你的信以后，我确信你可以不必打仗，也不用等待就会得到一切主要的东西。”张伯伦建

议英、德、法、意四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一起开会，“讨论有关移交的一切安排”，并表示深信，“我们能在一周之内达成协议”。张伯伦还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请他参加拟议中的国际会议，并请他敦促希特勒接受这一计划。

美国政府这时也积极进行活动，协助张伯伦去完成他的计划。九月二十四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向国内报告说，英国驻德大使对英国国内反对张伯伦的势力的发展十分不安，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张伯伦的倒台就意味着战争，而美国在公开场合对他的任何支持都可以在这危急时刻大大地巩固他的地位。英国绥靖主义者实际上是生怕张伯伦倒台会使他们谋求的英德和解、祸水东引的阴谋目的难以实现。他们于是向美国求援。而美国政府果然也立即伸出手来。九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给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以及贝奈斯发出相同内容的信，呼吁他们不要中断谈判，以便“和平、公正和建设性地解决争论问题”。九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给墨索里尼一封私人信件，请求他在关于苏台德问题的谈判中进行调解。同一天，又给希特勒一封信，指出，如果希特勒同意“和平”解决争端的话，那末“全世界亿万人民都会把他的这个决定看作是对全人类作出的伟大历史功勋”。什么“历史功勋”！完全是颠倒

黑白！历史早已证明，绥靖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所讲的“和平”，实际上就是对中小国家血淋淋的宰割！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的期限快要到了。柏林、伦敦、巴黎和布拉格都惴惴不安，焦虑地注视着希特勒将如何动作？

五、慕尼黑大骗局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午一点钟，英国驻罗马大使紧急通知哈里法克斯，说根据墨索里尼的请求，希特勒已同意把总动员的时间推迟二十四小时。跟着又来了第二封电报，说墨索里尼已向德国政府表示，他准备支持张伯伦关于举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建议。但是，希特勒的答复还没有来。

下午两点五十五分，英国下院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作了长篇讲话。由于没有收到希特勒的回信，张伯伦忧心忡忡。他详细叙述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经过，竭力吹嘘英国政府为“和平”、“公正”地解决苏台德问题所作的努力。认为局势仍然是不稳定的，但已有所好转，同时没有忘记吹捧墨索里尼。张伯伦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钟头又二十分钟，时间到了四点一刻；他的演说将近结束时，希特勒的回信终于来了。

希特勒是在两点差几分钟时才作出决定的：向英法意三国发出请帖，请他们第二天中午到慕尼黑开会，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张伯伦看完这封信，顿时欣

喜若狂，伪善地说，“我们都是爱国之士，凡是本院的议员们听说危机又推迟下去，又给我们机会，试用理智、善意和商讨的办法，解决一个已经接近解决了的问题，没有人不觉得心要跳出来似的。”又说：“我料定下院会准备让我去，看我怎样作这一次最后的努力。”张伯伦的话获得了资产阶级议员们的掌声。他在离开下院时，情绪很高，对周围的人群说：“这次一切都会顺利解决。”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英国下院所发生的情况，使当时坐在外交官席上的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甚为惊讶。他后来到唐宁街英国首相府去拜会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想问问捷克斯洛伐克是否会被邀请参加慕尼黑会议。回答是：它不会被邀请，希特勒不会赞成。这位公使临走时对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们在牺牲了我的国家后能够维持住和平的话，我将是第一个向你们欢呼的人。但是要是不能如此，那么，两位先生，愿上帝拯救你们的灵魂！”

九月二十八日傍晚，张伯伦打电报给贝奈斯，通知他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已决定接受德国的邀请，去慕尼黑开会。还虚伪地说：“我将充分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事实上在慕尼黑会议之前最后这段时间内，英国一直在加紧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

到深夜的时候，终于迫使它屈服。

这样，英法两国政府为了反对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纵容法西斯德国进攻社会主义苏联，它们和德意两国政府一起，终于准备好了新的勾结和出卖。

张伯伦参加慕尼黑会议的决定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华盛顿一得知这个消息，美国总统就立即委托驻伦敦大使以他的名义向英国首相转达一句简短而鲜明的赞语：“好样的！”法国的态度更为明确。庞纳在巴黎告诉英国大使说，法国代表在慕尼黑会议上准备“不惜任何代价获得苏台德区问题的解决”。庞纳甚至说，捷克斯洛伐克冲突解决以后，应该重新审查欧洲其它一系列国家的边界问题，反正凡尔赛体系已经崩溃。绥靖主义者干脆说出了希特勒想说还没有说出口的话。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慕尼黑会议在褐色“元首官”举行。这次会议事实上只是履行一个正式手续，一切原则问题事先都已商定了。与会者在尽快结束工作这点上是一致的。墨索里尼在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是由柏林制定、墨索里尼临上火车来慕尼黑时才收到的。它只不过是希特勒的戈德斯堡备忘录的翻版，但是却受到英法的欢迎。达拉第表示“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说它是本着客观

和现实的精神提出来的”。张伯伦“也欢迎意大利领袖的建议，并且宣称他本人也想到过一个同这个建议相似的解决办法”。这个“意大利建议”就成为这次会谈的基础，并且是后来的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条款。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出席会议的问题，有过一番争执。张伯伦提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最好能出席，以便在必要时他们能提出执行会议决议的保证。但希特勒绝不允许有任何捷克人在他面前。最后根据张伯伦的建议，决定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等在隔壁房间里，随叫随到，以备咨询。结果，那天下午有两个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在德国秘密警察的陪同下，坐警车来到举行会议的“元首宫”，并在隔壁房间里等候四大国对他们祖国命运的判决。这个同捷克斯洛伐克命运攸关的会议，却不让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参加，这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大国霸权政治的露骨表现。

慕尼黑会议在九月三十日凌晨结束。当时钟刚敲过一点的时候，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墨索里尼就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从这个协定来看，希特勒的戈德斯堡备忘录已完全被接受，所差的只是占领的期限。

慕尼黑协定共有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依照关于转让苏台德

人区原则上已经达成的协定，共同商量决定了这种转让的如下条件与方式，以及实现此种转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同时，四国根据这一协定，宣布各自应负责执行为保证实现这一协定所必须的措施。

(一)从十月一日起开始撤退。



(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同意领土撤退应于十月十日完成，同时要使目前存在的任何设备不受破坏，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保证上述设备，在撤



张伯伦(上图)、达拉第(下图)在慕尼黑协定上签字

退时不致受到损害。

(三)撤退方式,由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制定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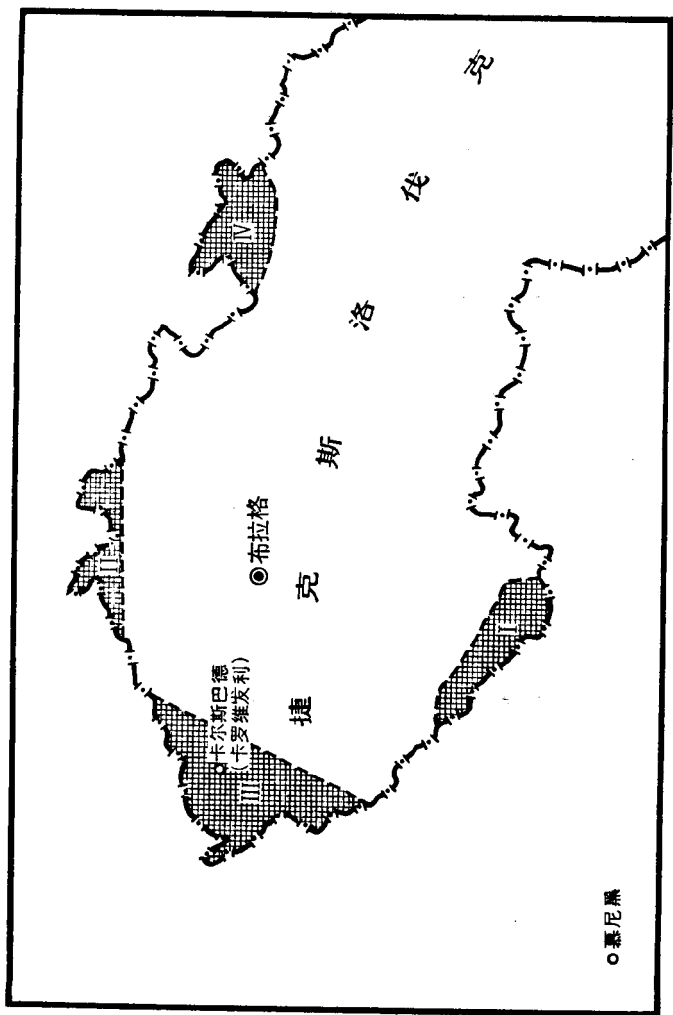
(四)日耳曼人占居民多数的各地区,自十月一日开始,由德军分段占领。附图所标出的四块领土,将由德军自十月一日至七日分别占领。其余日耳曼特征占优势的地区将由上述国际委员会迅速确定,并由德军在十月十日占领。

(五)国际委员会将决定应举行公民投票的领土,该项领土在公民投票未完成前,应由国际机构占领。国际委员会并应指定举行公民投票的日期,这一日期将不迟于十一月底。

(六)委托国际委员会最后划定边界。该委员会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有权向德、英、法、意四国建议,在确定应当不经公民投票即行转让的地区时,略微离开严格的种族原则。

(七)应有自由选择迁入或迁出被移交领土的权利,选择权应在本协定签订日起六个月内行使。一个德捷委员会应确定自由选择细节,考虑便于迁移居民的方法以及解决由上述迁移而产生的原则问题。

(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在本协定签字之日起的四个星期内,将其军队和公安部队中任何希望解职的



慕尼黑协定附图的示意图

图中用网线表示的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四个地区：I—10月1日至2日占领；II—10月2日至3日占领；III—10月3日至5日占领；IV—10月6日至7日占领。

苏台德日耳曼人解除职务，并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在同一时期内释放因政治罪行而服徒刑的犯人。

协定还有一个附件，其中指出，英法政府恪守它们“关于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新边界以不受无端侵略的国际保证的建议”，还说：“在波兰与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以后，德国和意大利方面也将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保证。”实际上，后来德国和意大利在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解决以后，根本就没有给任何保证。至于英国和法国对它们给予的保证究竟抱什么态度，我们在下面很快就可以看到。

慕尼黑会议结束以后，九月三十日凌晨一点三十分，两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被带到举行会议的大厅。剩下的只有英、法两方的人员。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对捷外交部关于这次接见的正式报告，张伯伦带着明显的倦态，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介绍了协定的内容。“达拉第先生的神情十分紧张”。他们不容许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申辩，认为“这个计划已被接受”。捷代表被告知，这是一个“无权上诉和不能修改的判决书”。九月三十日十二点五十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终于投降。张伯伦在去慕尼黑之前，曾向贝奈斯担保，他将“充分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原来他是这样实践自己的诺言的！

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卖之后，张伯伦仅仅休息了几个钟头，就在九月三十日早晨赶到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寓所，迫不及待地要和这个法西斯魁首进行另一宗交易。据当时在场的希特勒的翻译施密特说，希特勒那天心不在焉地听着张伯伦口若悬河的长篇大论。英国首相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以便加强英德两国的进一步合作。最后，张伯伦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已经写好了他想要希特勒签字发表的英德宣言内容。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据施密特说，他的印象是希特勒本来“有几分勉强”，“只是为了让张伯伦高兴”才签字的。张伯伦却象得到宝贝一般，对希特勒“表示热烈感谢”。

希特勒和张伯伦在这个宣言中说，慕尼黑协定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还声称“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作为处理任何其他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的办法，我们决心继续努力，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原因，从而有助于确保欧洲的和平”。张伯伦从希特勒手里拿到了这纸宣言，得意洋洋地吹嘘他“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了”。希特勒对奉送这种空洞的宣言，表现得很慷慨。他这时候正需要麻痹麻痹他的对手，张伯伦自己送上门来，又何乐而不为呢？就在前一天（九月二十九日）清晨，希特勒去

前德奥边境迎接墨索里尼。当他们两人同车赴慕尼黑时，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终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签订一个英德互不侵犯宣言不仅不会妨害希特勒，而且只会有助于他去实现这个野心。因此，两个月之后，十二月六日，希特勒的外长也很“乐意”地和法国外长在巴黎签署了同样性质的法德宣言。希特勒在签订这两个宣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要遵守。

慕尼黑大骗局就这样出笼了。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后，一下飞机就宣称：“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障。”他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英德宣言》，在唐宁街向群众讲话说：“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又说：“现在我请你们回家去，在你们床上安静地睡吧！”张伯伦自以为，他已经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希特勒，满足了希特勒的要求，换取了他渴望已久的英德宣言，这下英国的安全就有了保证；又给希特勒打开了往东的大门，这股祸水就要顺着这道门向东流去，他张伯伦纵虎伤人的阴谋也就要得逞。可是，张伯伦高兴得太早了。他这种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很快就被历史的发展击得粉碎；他本人也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六、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捷克斯洛伐克是慕尼黑阴谋的直接受害者。根据慕尼黑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割让给德国一万一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包括在这些地区上所有的防御设施、工矿企业、运输工具以及一切建筑物。这个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三百六十万人口，二分之一的经济资源。波兰和匈牙利反动政府也乘机分别夺取了六百五十平方英里和七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土地。十月五日，贝奈斯总统辞职；在柏林的逼迫下，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亲德政府。短短的几天功夫，捷克斯洛伐克就变得肢体残缺，经济破产，濒临于国家危亡的边缘了。

法西斯侵略者的胃口是填不满的。当德国还没有完成占领全部割地之时，希特勒便下令德国军队进行“战争准备工作”，“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接着，希特勒策动斯洛伐克同捷克分裂。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四日，斯洛伐克发表了德国外交部起草的所谓“独立”宣言，成了法西斯德国卵翼下的“独立国”。次

日，希特勒在柏林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和外长，指令他们在一份事先拟好的公报上签字。这份公报上写着：“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宣告，……他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国家的命运交到德国元首的手中”。希特勒居然强迫一个国家总统擅自非法取消本国的独立生存的权利，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简直是荒谬至极。这笔刺刀下的交易刚一签字画押，德军就迫不及待地兵分几路侵入捷境，当天占领了布拉格。至此，捷克斯洛伐克全部落入希特勒的魔掌，慕尼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出卖完全兑现了。



捷克斯洛伐克群众示威抗议德军侵入布拉格

就在希特勒虎视眈眈，对捷克斯洛伐克准备动手的时候，张伯伦却一味讨好希特勒，大做媚眼。在慕尼黑完成政治交易以后，还想进一步发展英德经济关系，用来补充和促进政治“和解”。张伯伦政府提出，由英、法、荷三国供应德国自由外汇，以缓和德国的外汇困难；并建议召开英、法、德、意四国经济会议，讨论经济合作问题；还居心叵测地表示“在四国进一步和解后，并可考虑由四国承担共同防苏的保证”。

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张伯伦政府急忙告诉法国，“英国无论对捷克或对法国，都不愿承担进一步的义务”。还说，“要是法被捷牵连进战争，英没有必要承担义务，因为德国没有进攻法国”，要挟法国“不能指望英国的军事援助”。张伯伦认为，“明智的办法是，尽早借此机会宣布说，由于情势的变化，我们的保证已经结束。”于是，经过一番幕后活动，英法两国政府又一次背弃诺言，对希特勒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熟视无睹。张伯伦利用斯洛伐克宣告“独立”作为借口，推卸责任，无耻地进行辩解说：“这一宣告已使我国承诺担保其国界的国家，因为内部分裂而归于结束。英王政府因此认为自己已不再受到这项义务的任何约束。”他甚至不愿指责希特勒违约食言。仅在三天之后，英法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之下，才不得不向德国提出

一个不痛不痒的“抗议”，敷衍了事。在慕尼黑会议上，英法曾经庄严地“担保”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边界不受无端侵略”，可是，慕尼黑协定墨迹未干，德国就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而英法出尔反尔，把所谓“担保”完全置之不顾，对小国的沦亡无动于衷。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大国惯于背信弃义，它们提供的所谓“担保”分文不值，它们签署的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

张伯伦一伙之所以把苏台德区送给希特勒，继而又坐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落入希特勒的虎口，是为了给德国打开向东进军的大门，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可是，希特勒却另有打算，并没有按照张伯伦一伙的意愿办事。他决定先向一再退让而又破绽百出的英法开刀，首先是向英法的势力范围波兰进攻。

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立即夺取立陶宛的默麦尔，接着就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他正式下达了“永远消除波兰”的白色方案。不久，德国又宣布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和英德海军协定。德军集结德波边境，剑拔弩张。当年夏季，欧洲形势空前紧张，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这时，英法政府已经察觉希特勒的侵略矛头所向，曾声称过，如果波兰受到进攻，英法“将给波兰政府全力支持”，但仍然不肯放弃一贯推行的绥靖政策。在

法美的支持下，英国通过各种途径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在谈判中，英国政府全面地提出了改善英德关系的建议，包括签署互不干涉对方国家和势力范围的声明。英国政府表示，如果德国接受这些建议，“英国可尊重德国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利益范围，放弃对这个范围内国家所担负的保障义务，并停止正在同苏联进行的协定谈判”。也就是说，在牺牲了西班牙，奉送了奥地利，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准备再牺牲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推动希特勒调转枪口，进攻苏联。

与此同时，他们又大耍两面派手法，同苏联进行假谈判。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英法开始与苏联进行外交接触。英法提出一系列极端无理的提案，实际上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援助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义务，而它们自己却回避承担援助苏联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义务，以图挑起苏德冲突。为了打破僵局，苏联邀请英国外交大臣访苏，可是张伯伦只派了外交部二流人物到莫斯科去谈判。七月，欧洲局势日益紧张，苏联提出在政治谈判的同时，举行军事谈判。张伯伦表面答应，但毫无诚意，故意拖延。英法所派的代表团成员都是一些没有实权的次要人物。英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个曾任海军要塞司令的退休将军，法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个兵团司令。本来从伦敦乘飞机到莫斯科只需一天时间，

英国军事代表团却乘坐一艘时速不到十三哩的客货轮，航行了整整一星期才到达。更加不能容忍的是，英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带着一项“要使谈判进行得极慢”的秘密指示，就是没有带来可以签订协定的全权证书。在谈判中，苏联表示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受侵略时，将派出一百三十六个师、五千门大炮、一万辆坦克和五千架飞机，开赴前线；而英国表示只能派出五个步兵师和一个机械师。

当时，苏联完全识破了希特勒侵略扩张的野心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性，一再主张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制止法西斯侵略。只是由于英法毫无诚意，百般拖延和阻挠，苏联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而始终不能达成协议，因此，争取同英法联合对抗法西斯德国和制止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努力未能奏效。在欧洲局势日趋紧张，法西斯德国执意发动战争，大战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苏联为了挫败英法政府继续推行绥靖政策、把希特勒这股祸水东引的阴谋，为了粉碎英法勾结德国建立反苏阵线，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意了德国的要求，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毛主席在评论这一条约时指出：“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

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①

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是，先收拾英法，然后再去进攻苏联。等到战争准备就绪，德国故意制造事端，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出动七十个步兵师、六个摩托师和三千架飞机，分兵三路，大举入侵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九月三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接着英法的自治领也宣布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慕尼黑会议过后还不到一年时间，协定的签字国德国和英法之间就爆发了大战，在战场上厮杀起来。战争的炮火声击碎了慕尼黑的“和平”宣传，打破了祸水东引的迷梦，宣告了绥靖政策的破产。张伯伦在对德宣战时，无可奈何地承认：“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我所争取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和所相信的一切，已统统化为灰烬。”

然而，慕尼黑的阴魂未散。英法对德宣战，实际上是宣而不战。在宣战后大半年时间内，英法按兵不动，也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援助波兰。虽然当时在西线，英法的军事力量和德国相比，居于绝对优势，但始终未曾发动过一次真正的进攻。一位英国将军这样描述当时德法边境的情景：“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二十六个（德国）师，法军却躲在钢骨水泥的

^① 毛主席：《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见《毛泽东选集》第557页。

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柯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人消灭。”当时任英国赴欧洲大陆远征军第三师师长的蒙哥马利说，英国对德宣战后，张伯伦政府只派出象征性的部队，“仅限于各以陆军两个师编成两个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开赴欧洲大陆；英国是发明坦克的国家，而“在一九三九年的欧洲大陆上，却看不见一辆英国的坦克”。法国甚至要求英国空军不要轰炸德国，以免法国境内遭到报复。因此，当时人们把西线的这种战争，称为“静坐战”、“假战争”，或称为“奇怪的战争”。

其实，西线发生这种“奇怪的战争”，并非偶然。尽管英法和德国已经开战，绥靖政策业已破产，但是，张伯伦一伙仍然不甘心失败，死死抱住绥靖政策不放，力图使慕尼黑阴谋死灰复燃。据蒙哥马利证实，直到一九三九年底，张伯伦视察西线时，还表示“不相信德国人会真有进攻我们的任何意图”。所以，所谓“奇怪的战争”乃是英法绥靖政策在战争中的运用，是慕尼黑阴谋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当时，英法除了在西欧海面对德实行封锁外，又在外交上开展频繁活动，加紧拉拢北欧的瑞典、丹麦和挪威，进行修补篱笆的工作，以图在西方建树起一层屏障，用“西堵”来达到“东引”的目的。他们企望同希特勒重新修好，握手言和，因而听凭希特

勒灭亡波兰。

英法静坐观望、苟且偷安之日，正是希特勒磨刀霍霍、准备杀来之时。德国侵占波兰以后，一方面，为了麻痹英法，继续制造“西方无战事”的假象，并几次三番向英法发出和平建议，宣称只要英法承认德国吞并波兰，就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和英法等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和平烟幕的掩盖下，加紧扩军备战，搜刮东欧的资源，补充实力，并进行军事部署，偷偷地把军队调往西线。

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德国采取“闪电”攻势，侵占了丹麦和挪威。五月十日，又发动突然攻击，破坏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迅速占领了这些国家，逼近英法本土。张伯伦一伙苦心经营的慕尼黑政策彻底破产了。正如毛主席指出：“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①

嘲弄历史的人，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就在一

^①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见《毛泽东选集》第695页。

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当德军在西线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伦敦后，顿时，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张伯伦的身价一落千丈，声名狼藉，灰溜溜地被迫下台，并于同年十一月死去。这个资本家出身的反动政客，靠做买卖和投机取巧而升官发财。在他当上英国首相以后，也热衷于政治交易，卖力推行绥靖政策，在慕尼黑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玩弄危险的政治把戏。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始终被他们当作“富贵世家没出息的末代子孙”加以耍弄，结果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历史作出了结论，希特勒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是战争狂人；而张伯伦则是纵容希特勒侵略扩张和挑起大战的帮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的蠢人。一个是穷凶极恶，杀人如麻，叫人切齿痛恨，一个是姑息养奸，纵虎为患，被人嗤之以鼻；情况虽有不同，但同为历史罪人，永远受人唾骂，遗臭万年。

占领荷、比、卢之后，德军乘胜西进，突入法国北部，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四十万英法联军围截在敦刻尔克海边。在德军三面夹攻和空中轰炸之下，英法军队狼狈不堪，伤亡惨重。从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三日，英国动员了大量舰只，甚至动用私人游艇，才把溃不成军的部队撤到英伦三岛，丢弃了包括七百辆坦克和二千四百门大炮在内的全部作战物资，同时撤下了四万

多法军不顾。这就是“光荣”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历史真实记录。

敦刻尔克战役之后，法国已岌岌可危。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①，于六月五日发动猛烈攻势，很快又突破了法军在索姆河的防线，向南推进，逼近巴黎。这时，意大利向英法宣战，从背后给法国插上一刀。六月十四日，德军占领了巴黎。达拉第也成了阶下囚。二十二日，卖国贼贝当政府向希特勒签署了投降书。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仅仅经过三个星期的战斗就屈辱投降，三百万大军完全覆灭。这是法国达拉第政府伙同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法国达拉第政府害怕人民、害怕革命，长期推行绥靖政策，一直做着祸水东引的迷梦，组织涣散，士气低落。等到大战爆发，还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之中，以为凭借一道“马奇诺防线”便可挡住德军的进攻，“他们过不来的”。而在德军“闪电”攻势面前，则又惊慌失措，丧失抵抗的决心，节节败退，加上统治集团中投降派的猖狂活动，最后导致了国家沦亡的悲惨局面。

法国灭亡后，希特勒的侵略魔爪伸向英伦三岛，依

^① 马奇诺防线：法国在与德国毗连的边境上所建立的防御工事体系。以法国陆军部长马奇诺的名字命名。于一九二九年开工，一九三四年建成。

仗空中优势，在连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每天出动千百架飞机，对英国首都伦敦、海空军基地、工业城市等，进行狂轰滥炸，致使英国遭受重大破坏。

张伯伦和达拉第长期推行绥靖政策，伙同希特勒策划慕尼黑阴谋，肢解小国，纵容侵略，挑动希特勒进攻苏联，妄图达到“坐山观虎斗”的目的。这种损人利己的政策，使法西斯德国得寸进尺，战火蔓延，终于一步步引到英法国土，张伯伦和达拉第落到了玩火烧身的下场。毛主席指出：“我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①

^① 毛主席：《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544页。

七、慕尼黑阴谋的破产

历史已经宣告了慕尼黑阴谋的破产，对穷凶极恶、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和纵容侵略、损人害己的张伯伦也作了宣判。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慕尼黑阴谋的出笼，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具体说来，它是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绥靖政策相结合而产生的，即英法两国和德意法西斯相勾结的产物。对于当时以希特勒为主要代表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人们一般比较容易识破。而对于以张伯伦为主要代表的帝国主义绥靖政策，人们一时比较难于认清它的实质。这是由于张伯伦一伙在推行绥靖政策时，抛出了一大堆“和平”、“不干涉”的甜言蜜语，制造假象，迷惑视听。

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国以后，曾经千方百计地美化这场大骗局，把它说成是对和平的“拯救”。他说：“我们避免了一场毁灭我们文明的灾难”，“我已经用我的行动避开了战争。”为了便于推行自己的政策，张伯伦竭力渲染战争恐怖，叫嚷“今天的战争”“不仅在程度

上，而且在质上都与过去不同”；一旦发生战争，就会“使文明告终”。因此，他宣称自己的“首要责任”，是“集中全力避免在欧洲再发生大战”。张伯伦用这种种花言巧语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拯救和平”的“天使”。而他拿出来“拯救和平”的药方，就是他推行的绥靖政策。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用“善意和谅解”来解决“不同国家之间的利害矛盾”。这方面的“典范”，据说就是慕尼黑会议。张伯伦吹嘘说：“在慕尼黑没有冲突，不存在哪一方胜利，哪一方失败的问题。我想，如果我们明智，我们将发现，关于慕尼黑的最光辉的形象之一是，不同政治制度的四大国能够坐在一起，没有争吵地对我们时代的一个最棘手最危险的国际问题的解决取得了一致意见。”

然而，事实早已无情地戳穿了张伯伦的谎言。历史的结论是：慕尼黑不是避免了冲突，而是加深了矛盾；不是拯救了和平，而是导致了战争。张伯伦制造虚假的“缓和”气氛，只是为了掩盖他纵容侵略、策动战争的阴谋；散布“善意和谅解”的花言巧语，只是用来掩饰对中小国家的无耻叛卖。由此可见，所谓绥靖政策，从本质上来说，同战争政策是一致的。斯大林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事实上，不干涉政策就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

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战争。”^①毛主席当时也尖锐指出，这种所谓“不干涉”政策的目的是，“**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②

张伯伦在希特勒步步逼近的进攻面前，一再妥协，节节退让，结果不仅不能满足法西斯德国的侵略欲望，反而使它气焰更加嚣张，野心更大。张伯伦的做法实际上是协助希特勒完成他的侵略计划，并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什么当时英法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都比德国雄厚，张伯伦却要在希特勒面前如此卑躬屈膝？这不能只看成是张伯伦个人的过失。张伯伦，和希特勒一样，都是一定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我们必须从他们所执行的政策阶级实质来考察他们的言行。马克思指出：“**个人既然是国家职能和权力的承担者，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而不应该按照他们的私人特质来考察他们。**”^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动摇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英国这个“日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 666 页。

② 毛主席，《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 543 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170 页。

不落帝国”已从它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大战削弱了它的经济实力；而战后的经济危机，尤其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更使英国的经济受到重大打击。英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严重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原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胜国，又从德国手中劫掠了不少新的殖民地。可是本身矛盾重重、内外交困的英帝国，在世界上的摊子铺得越大，就越是心劳日绌，不可收拾。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更是猛烈冲击着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争夺就变得格外尖锐。而在这种争夺中，英帝国已力不从心，处处被动，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困境。

英国为了摆脱困境，寻找出路，继续保持它日益丧失的霸权地位，同时为了对抗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在欧洲采取了扶植德国的均势外交政策。英国的打算是，把德国扶植起来，帮助它恢复经济实力，既可以把它作为“抵挡”社会主义苏联的“西方屏障”，又可用以抑制法国，以维持欧洲大陆列强间的平衡。英国的绥靖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英德和解和合作”上。他们叫嚷：“如果我们帮助德国在欧洲大国中取得

平等的地位，我们就能取得希特勒所说的二十五年和平”；又说“没有英德和解，法国将控制欧洲”。实际上是妄想通过英德的“紧密合作，控制世界”。

从这种利害考虑出发，英国不仅从经济上大力扶植德国，而且对希特勒重整军备也取姑息、鼓励的态度。绥靖主义者散布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是不公平的”，“允许德国重新武装才是公正的”。可是，法西斯德国一旦羽毛丰满，就把侵略魔爪伸向国外，实际上已威胁到英国本身的利益。但英国的绥靖主义者却害怕同德国直接发生冲突，怕资本主义各国的冲突会加深本身的危机，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害怕战争会引起人民革命。这种绥靖主义思潮在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有相当的市场。法国外长庞纳就说过：“在战争中整个欧洲都将毁灭，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又说：“我害怕的只有两件事——战争和战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张伯伦上台后，德国法西斯已经张牙舞爪，凶相毕露。张伯伦继续把对德政策作为“英国安全的关键问题”，认为只有向德国妥协让步，才能求得英德之间“悬而未决问题”的“全面解决”。他说：“自从我任英国首相的时候起，我就致力于改善英德关系，并为此而寻找机会”。他把和希特勒合搞慕尼黑阴谋看成是一次难

得的这样的机会，叫嚷说，“如果我们这次失去同德国就所有分歧之点达成谅解的机会，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张伯伦还宣称“英国政府的目标”是要“把一九三八年变为信心和安全的一年”。在这一年，他果真抓住“机会”，和希特勒合谋策划了“慕尼黑”，在“政治绥靖方面获得”不小的“成功”，但结果不仅没有给一九三八年带来“信心和安安全”，却给欧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悲剧”。

张伯伦的主观想法是：通过向希特勒的要求的让步来缓和英德矛盾，调整英德关系，进而求得英德合作。为此，他不惜牺牲中小国家，力求避免冲突，保全自己。张伯伦一伙主张“不吝嗇地”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并极力渲染希特勒的强大，吹嘘德国势力之大已足以统治整个欧洲，“我们除了接受屈辱，没有其他选择”。然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它们有时尽管也作这样或那样的勾结和妥协，但这种勾结和妥协，都只是暂时的，绝不能勾消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反而蕴孕着更剧烈的争夺。张伯伦调和英德矛盾的幻想，在事实面前被碰得粉碎。

张伯伦一伙对希特勒的侵略扩张所以采取纵容、姑息的态度，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主要还由于他们有

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目的。他们的阴谋是，满足德国在东欧的部分领土要求，把东欧一些国家作为礼物送给希特勒，给他打开东进的大门，鼓励他向东，去反对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同时实现英德和解。他们鼓吹“欧洲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只有英德联合才能予以阻遏”。还说，“一个强大的德国可以阻止共产主义向欧洲蔓延”。他们把东欧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公开叫嚷“如果德国进攻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我们不要对德作战”。

张伯伦一伙，从他们的帝国主义本性出发，十分仇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张伯伦曾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对于它的动机，我也不予信赖”。苏联政府关于和英、法等国联合对付希特勒的建议，遭到张伯伦一伙的反对。张伯伦胡说什么，苏联政府的建议必将“加强成立排他性集团的趋势”，而这“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张伯伦一伙口中的“欧洲和平”是他们策划的一个反苏阴谋。他们只谈英、德、法、意四国，把苏联排除在外，这不仅是要孤立苏联，而且是唆使德国去进攻苏联。

怀着这样阴险的罪恶目的，张伯伦一伙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绥靖政策。也就是在“不干涉”的幌子下，纵容法西斯侵略，妄图使苏德互打，两败

俱伤，自己坐收其利。张伯伦一伙认为，“如果把德国的扩张引向东方，就可使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冲突中消耗力量。……这不能不是令人高兴的”。对绥靖主义者这种“坐山观虎斗”的罪恶阴谋，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就进行了揭露，指出：“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①斯大林也在当时揭露说：“在不干涉政策中贯串着一种倾向，一种愿望，这就是不妨碍侵略者去干它们的黑暗勾当，比如不妨碍日本纠缠于对华战争，更好是对苏战争，比如不妨碍德国陷入欧洲事务和纠缠于对苏战争，让所有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的漩涡中去，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相互削弱，相互消耗，然后，当它们相当疲惫时，自己就以充沛的力量出台活动，当然是‘为了和平’而出台活动，并迫使那些精疲力尽的交战国接受自己的条件”。^②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依张伯伦一伙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张伯伦，都已被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慕尼黑阴谋也早被滚滚向前的历

① 毛主席：《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见《毛泽东选集》第544页。

②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666页。

史车轮所碾碎。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慕尼黑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的教训却是不应该忘记的。

首先，它说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反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争霸斗争绝不可能调和，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而这种争夺必然要导致战争。斯大林指出：**“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这种疯狂斗争的特点就在于它包含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即帝国主义战争，为夺取别国领土而进行的战争。”**^①

其次，它又说明，帝国主义是很阴险狡猾的，惯于玩弄两面派手法。它们往往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其侵略活动。正如斯大林所揭露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② 不仅希特勒在明目张胆地推行法西斯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时，要一再施放和平烟幕；就是张伯伦一伙的绥靖政策，表面上挂着“不干涉”、“避免冲突”、“拯救和平”的幌子，实质上，却是**“纵容战**

①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65页。

② 斯大林，《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见《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74页。

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①希特勒的“声东击西”和张伯伦的“祸水东引”，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既反动又阴险。

第三，张伯伦的结局和绥靖政策的破产，生动地说明了一条真理：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是，从损人的目的开始，必以害己的结果告终。凡执行这种政策的人，都逃脱不了这条规律。张伯伦当年的如意算盘打得多么美妙，他想通过牺牲别国，对德让步，既可缓和英德矛盾，保全自己；又可祸水东引，纵虎伤人。可是，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而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

第四，慕尼黑的历史还说明，中小国家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掌握，切切不可把希望寄托在大国空洞的“保证”上。在争霸斗争中，帝国主义大国有时会同中小国家签署种种条约，作出“保证”的许诺，承担“援助”的责任，并且对天发誓“绝不违约”；可是实际上却是翻手为云、复手为雨，随时都会背信弃义地出卖这些国家。列宁指出：“**在激烈的国际冲突面前，条约和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②

① 毛主席：《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见《毛泽东选集》第557页。

② 列宁：《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见《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342页。

中小国家只要团结一致，依靠人民，敢于斗争，就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希特勒也是纸老虎。希特勒虽然在慕尼黑前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逞凶一时，但终于被人民斗争的烈火烧成灰烬。决定历史发展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今天国际形势大好，天下大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在加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走上了当年法西斯德国侵略扩张的老路。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三十年，勃列日涅夫再次把坦克开进布拉格街头，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苏修的强盗行径十分愤慨，把它比之为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侵略，称一九六八年为一九三八年。这就很清楚地揭穿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试看天地翻覆”。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国

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这支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主力军，在团结战斗中胜利前进，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威力。今天勃列日涅夫走当年希特勒称霸世界的老路，可以肯定，是绝不会得到好下场的！